

中海十年

他們習慣稱她為大姑娘，原因眾說紛紜。

有人說是在細風鱗浪的海面輕微搖動下，像在舞池中的妙齡少女，隨著波浪的律動搖晃著身體；也有些人認為，在驚天駭浪中執行任務時，她就像站在前線無所畏懼的母親，任洶湧的浪花拍打堅硬的船體，也要用身體保護裡面執勤的官兵，但船上的弟兄更相信，是因為她需要無時無刻地進行油漆化妝，且像個女生一樣，整天被男士包圍喧鬧。

不管原因如何，曾在這艘船服役的人，就習慣這樣稱呼她，一位豐腴略胖的大姑娘。雖說是大姑娘，但最為人熟知的，是她曾參與過八二三戰役，儘管在擊沉敵艦後，艦艏也破了個大洞，但在完成修復後，浴火重生繼續於海軍服役了六十餘年，是國軍最後一艘有戰功的船艦。

但隨著新一代艦艇的陸續成軍服役，中字號的系列艦已漸漸從主任務中消失，該型艦減少執行偵巡任務的次數，只剩下外離島的運補作業，以及在漢光等重大演習任務中，才由狀況好一些的中字號，從左營基地進行裝載，並在屏東加祿堂外海，打開偌大的坦克艙，讓一輛輛兩棲突擊車，魚貫進入海中，協助海軍陸戰隊弟兄進行搶灘任務。

事實上，還能在海上執行任務已算好的了，經過這些年海軍戰力的重整，已有數艘中字號，經過多次定保、大修，最後仍難逃被淘汰的命運，或做魚礁、或作靶船，永遠沉入海底。

十年前，這位大姑娘也不堪歲月的摧殘，正式壽終正寢了，在最後一任，也是中海軍艦第三十九任艦長郭中校的手中，正式完成除役任務，在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一日在高雄新濱碼頭，當時海軍還邀請了當時退役的老兵回來，再看一次中海軍艦的身影；看著她即將功成身退，許多老兵都流下了感動的淚水，這一艘陪伴他們吃風喝浪的好夥伴。

十年來，中海軍艦孤零零地停靠在旗津 14 號碼頭，但她終其一生，與數以萬計的弟兄一同歡笑一同辛苦的過往，就足夠她再三回味。而對這些老兵而言，中海軍艦不是一個寬敞舒適的艦艇，在服役期間跟停在西碼頭的康定級軍艦等新型

戰艦相比，顯得又黑又笨重，特別是從舷梯上去，可以看到處處是剝落的鏽斑，僅管士兵在每次任務完，掃除積水、刨除鏽斑，再重重刷上防鏽的紅丹漆，但沒過多久，還是會鼓起一泡，刨刀一撮，又流出滿滿鐵紅色的鏽水。

不僅船體外殼相當老舊，船艙內也是，特別是氣味，艦艇的空調已多年未更換，一但主機過熱就要暫停空調、沒有接岸電也要停空調、每年例行的整修期間也不能開空調，船內很常處在悶熱的狀態，一但空氣不流通加上夏天直線上升的溫度，讓艙內像個高溫蒸籠般，蟄伏的氣味也開始狂妄，寢室充滿剛換下的衣物，所散發出的厚重汗臭、輪機部門機器運轉伴隨蒸騰的熱氣，讓外溢的汽油味更加濃烈，若是正值三餐烹煮的時間，廚房的油煙也竄進每個艙間；特別是廁所，上次航程官兵失準的尿液伴隨著熱氣蒸騰出的尿騷味，也趁勢貫入鼻腔，但這些味道，讓曾在船上待過兩年的林姓一兵特別懷念，他認為味道雖然難聞，但在船上生活久了，就可以憑藉著氣味，就知道中海軍艦上的每個部門位置、知道弟兄什麼時候正在執行甚麼任務，這些味道聞久了，也習慣了，但最讓他難忘的，是在惡劣天候執行金門運補任務的時候，那時候的味道一輩子都難以忘懷。

他說，某年的金門運補，除了運送物資，也載運許多返金的官兵，官兵多為金防部的官兵，陸軍鮮少坐船，且前往金門的湧浪又特別大，加上中海軍艦為平底船，與海面的風浪完全無抵銷作用，一但湧浪襲來，艦體就會不規律地晃動，幾次顛簸，沒多久伴隨著此起彼落的嘔吐聲，一個人嘔吐，就會引起第二、第三人接續，沒多久嘔吐的氣味開始籠罩整個坦克艙，夾雜原本艙間的柴油味，每次呼吸都是中人欲嘔的味道，經過漫長的夜航，度日如年，幾乎官兵都沒有辦法入睡，往往在靠泊後，坦克艙門打開，才能呼吸到可貴的新鮮空氣。

為了解決陳年空調老舊的問題，「外掛」冷氣，成了中字號的一大特色，許多房間都加裝分離式冷氣，看上去有一種新與舊的衝突感，但有了冷氣之後，至少艙間的氣味可以被壓下來，也是中海軍艦難得的新添購裝備。

與其他新一代艦艇更高的頻率，是艦上的除鏽工程。這艘軍艦歷史悠久，早在民國 32 年就在美國海軍遠東艦隊服役，並參與過二戰太平洋島嶼的登陸作戰。隨著國共內戰後期，美軍協助我海軍重建戰力，才將中海軍艦及中權等艦，無條件贈與我國。事實上，在二戰後期，中字號軍艦早已不符合作戰需求，舷號 LST 原本為 TANK LANDING SHIP 是為戰車登陸艦的縮寫，但美軍卻戲稱為其為 Large Slow Target，一艘又大又慢會成為敵人瞄準的海上目標。

但在這六十幾年來，我海軍仍重用中字號軍艦，默默在我國海軍擔任偵巡與運補的任務，無奈長年被海水侵蝕的船體，早已鏽跡斑斑。對艦上官兵而言，敲敲打打的除鏽工程並不難，但是相當磨人，幾乎每次航訓任務結束後，留在艦上的官兵，就是無止盡的刷漆、除鏽工程。這些作業必須避開雨天，幾乎都是在無遮蔭的烈日下進行，久曬的鋼板會燙人，清除的作業多由新兵來執行，弟兄需要先用敲耙將鏽蝕的表面敲除，在用鋼絲刷將細部的鏽痕刷掉，磨砂機將鋼板打磨，迸出點點火光，直到鋼板露出亮銀色，才能開始上漆，先上一層紅丹防鏽、再塗上黃丹防水，乾了之後再上一層紅丹，最後上完面漆才大功告成，在等待乾燥的期間，往往一天就過去了，整個除鏽工程，從敲除到上漆，往往需要三四天的時間。

因為成日與油漆為伍的新兵日子，所以艦上弟兄的藍色的連身工作服，總是沾滿點點油漆，當一群弟兄派工，往往油漆污痕越多的人，就是越資深的老兵，說話也就愈有份量。

中海軍艦上下沒有一處是適合官兵居住的舒適環境，但奇怪的是，每個人對於能跟他一起服役，都存在著滿滿的懷念，官兵回想起這一段，辛苦絕對比快樂多，但訴苦間總會夾雜滿滿的思念，對目前自己開工廠的陳老闆來說，一年多的兵役，靠泊危險品碼頭的時候最讓他印象深刻的，顧名思義，危險品碼頭就是在上下卸彈藥等具危險性的武器裝備，通常都會在港區最為偏僻的地方，那邊沒有光害，平時鮮少人煙，有次中海艦在夜裡靠岸，在右舷擔任瞭望的他，被一幕景象所震驚，當船緩緩靠近，躲在防波堤下的魚群在夜裡受到驚

動，打破波浪一放一收的律動，忽然大片魚群爭先恐後的驚恐地跳上岸，整個成千上萬魚在月光折射下閃著粼粼波光好不壯觀，時間持續數分鐘之久，儘管船完成停泊，跳離水面的魚，仍在岸上掙扎，在搭好舷梯後，這時資深的士官就會提著水桶，悠哉的在靠港後撿拾著擱淺的魚，煮鍋新鮮的魚湯給大家分享。

靠泊危險品碼頭對義務役官兵是相當困擾的一件事，休假往往要走個一個多小時才能離開營區，一次來回半天的假就不見了，很多弟兄就選擇不出去了。

留在船上的弟兄其實相當自由，特別是在危險品碼頭，除了可以叫營站的外送雞排跟飲料外，督導也會因為地處偏遠而少掉許多，而且地處偏遠，手機常常沒有訊號，弟兄間的互動就多了，早期弟兄還可以「偷偷」釣魚，在魚鉤上掛上米粒或是玉米，用一條釣線偷偷放在舷邊，水下魚群豐富吃餌的速度相當快，往往沒多久就可以釣上許多身上有圓形斑點的魚，聽說這種魚價格不錯，肉厚鱗薄，且軍港裡面污染少，肉質相當鮮美，但這些行為並不合法，只能在早期規定沒那麼嚴格的時候私下做，釣上來的魚可以委請伙房兵，在烹煮三餐的時候，幫忙料理這些魚，是在艦休假的小確幸。

在遍訪曾在這艘艦服役的官兵，都聚焦在艦上執勤的生活，但是對於這艘海軍僅存的戰功艦的過往歷史，卻相當模糊，只有當時在中海軍艦擔任作戰長的柳少校（現已中校），負責中海軍艦艦史的撰寫，為此，也翻遍了國圖、海軍司令部等地，並拜訪歷任艦長、士官長等人，讓資訊更為完整，現在回到中字號擔任艦長乙職，深深覺得歷史對於一艘船的重要性。他在軍旅的歷練中，曾在三艘中字號待過，在中海軍艦上服役過感到榮耀，他回憶過去撰寫艦史的歷程，分享了中海軍艦偉大的戰功，他說，這艘艦在民國 47 年 8 月 23 日受命執行金門運補任務，但在隔日卻遭到中共海軍魚雷快艇對期實施突擊的過往，當時中海艦一方面搶救軍租商船「台生號」，一方面與共軍東海艦隊第六魚雷艇支隊共 6 艘展開激戰，在激烈砲火中，中海軍艦擊沉兩艘魚雷快艇重創一艘，但台生號遭到擊沉，中海軍艦尾部也被共軍魚雷擊中，嚴重受損；

但在艦上官兵全力進行堵漏下，恢復浮力，並在友艦掩護與拖帶下，返回馬公基地，締造 824 金門外海戰役輝煌紀錄，在同年九月前往菲律賓進行修繕工程後，繼續返國服役，成為現今唯一留存的功勳艦。

當時在艦上服役的期間，已是太平盛世，柳中校也坦言，中海軍艦已找不到當時在 824 海戰中所留下的痕跡，在他任內也持續執行運補與偵巡的任務，在運補中，搶灘金門是最讓他印象深刻的了。

對海軍來說，運補任務這叫做「雙潮水作業」船艦必須在漲潮的時候搶進灘岸，並要注意船身避免打橫，在完成固定後，必須在兩次漲潮間完成物資的下卸以及回運物資的裝載，期間除了注意人員與艦體的狀況外，還要在第三次漲潮的時候，駛離料羅灣，才算任務完成，整趟運補約耗時三到五天，但在前期整備聯繫上，就要花上半個多月。

在中海艦上的時間不長，但他在其他船艦歷練時期，柳艦長多次利用停靠旗津的時候，回到碼頭看看，看著她垂垂老矣，心裡有些感慨，但也明白，海軍軍艦必須不斷的汰舊換新，才能讓更先進的戰力，繼續守護臺海和平，不管這艘船的命運如何，他都會以曾待過這艘船為榮，並將她的意志傳承下去。

在除役階段，當時擔任中海軍艦的兵器長最清楚，目前也是中字號艦長的他，過去擔綱整個船艦交接的任務，尤其是繳彈的作業，他回憶當時除役作業相當倉促，原本應該提前半年規劃的，但卻因為作業問題，僅剩兩個多月可以執行，平日一直在忙於作業，沒有時間與中海艦好好告別，直到除役典禮中，服役的老兵穿著黑尼東，郭艦長與妻女在大家的注目下，拿起長柄油漆刷，將舷邊 201 的字樣塗掉，因為對這艘軍艦有著深厚的感情，忍不住掉下了眼淚，女兒看到父親難過，也跟著大哭，場面相當感傷，當時兵器長才意識到，就要永遠和這艘艦艇告別了。

在海軍十幾年，他依舊懷念艦上的生活，他覺得與其他先進艦艇不一樣的地方，在於艦上空間狹小，各住艙相通，部門間對彼此都相當熟悉，平時不僅感情融洽，且向心力也高，

儘管工作與生活空間相對簡陋，但是再回到中字號服役，以前的回憶又湧上心頭。

幾十年過去了，這位大姑娘已漸漸離開主要的戰場，現在正在旗津碼頭的空船保管組待著，曾在這艘船待過的官兵，大部分都已離開軍中的大家庭，僅有部分的軍士官隨著除役後，改分派仍在軍中其他單位繼續為國家安全守護著，只是空蕩蕩的艦體，少了過去官兵進出吆喝的聲音，顯得格外孤寂滄桑，她與其他被汰除的老舊軍艦，靜靜擱在旗津碼頭旁，回憶著過往與水手們的一切。

保管組的人僅是例行進行量測吃水深度，做好船身固定的工作，十年來並沒有任何維修，近看船體處處殘破不堪，排水孔鏽水痕劃蝕漆黑厚實的船體，像是垂下一串紅色的眼淚，滴進黑色無垠的海面，風吹浪動，船體與碰墊的摩擦發出嗚咽的哭聲，誰還記得它曾冒著風險執行運補任務，當其它歷經戰火摧殘的軍艦陸續除役，它以一個老兵的姿態，在民國九十九年也在國人的見證中，正式卸下執行運補與偵巡的任務，從此，我國海軍現役的船艦再有沒有參與戰爭的遺痕。

時間如流，掀起狂潮，不住推著人們前進，記憶中，這艘軍艦似乎就要被風浪所吞噬，除了少部分海軍軍官仍在其他單位服務外，大部分都已經回歸社會，在各個領域中生活，直到今年海軍將中海軍艦標售公告出現在政府採購網之後，才讓這群曾在這艘軍艦服役的官兵，凝聚在一起，決定做些什麼，讓她不被標售，慘遭肢解的命運。

今年，一則新聞激起了廣大的反對聲浪，海軍因為擔心影響航安與維護經費不足等原因，已對這艘船完成標售，一千多萬的金額由民間公司得標，將拆卸船艦上零件再製，或許後人再也看不到實體的軍艦模樣。

曾在艦上服役的謝明宏與其他夥伴對此事件感到譁然，他們在中海軍鑑甫除役之時，就極力奔走，希望能將中海軍件留存，不管是在金門料羅灣改造成為博物館，還是透過其他管道為其保留原貌，僅管理理想很好，但是海軍與金門縣政府在執行上卻有相當大的難度，不是船體老舊，已不能再前往金門，且要搶灘料羅灣，已不能靠其本身動力，需要肢解

分批運送上金門再重新組裝，所耗費的成本相當高昂，以至於年來無功。

當前海軍已無力再編列預算將中海軍艦繼續做保存與維護，且船體已拆除動力裝置，艦體經過長年在外風吹雨淋，到處進水，若沒有執行標售的作業，未來甚至連拖行到外海作為靶船都不可行，因此，海軍在完成相關圖資的建立之後，忍痛將其標售。

謝先生與同伴成立了「捍衛 201 中海軍艦-世界海戰史上之不死幸運艦」社團，把近年來每次回到中海軍艦的紀錄呈現在社團裡，也藉此號召一群對曾在中字號服役的官兵，或是對海軍戰史有同樣興趣的同伴加入，作為情感的聯繫，並定期回到高雄，申請回去看看曾經一起執行任務的大姑娘。

謝先生回憶說，在後期中海軍艦幾乎沒有執行射擊任務，過去左舷與右舷都有一門機砲未從看過他在任務中發射過，他鉅細靡遺地說，當時機砲就是在這通風口下，這是一艘有戰功的船艦，有其歷史定位與價值，對後世子孫而言，是一部活的教材。謝先生的口述中，除了鉅細彌遺的講述中海軍艦曾經在服役期間曾參加過 1948 年舟山群島清剿戰役、粵南群島保衛戰等多個戰役外，並在民國 42 至 44 年間，納編「海軍大陳特種任務艦隊」兵力，擔任基隆至大陳之運補任務，並在民國 44 年參與大陳海空戰役，是大家熟知的一江山戰役的前哨戰，當時不僅中海軍艦參與，中權、永嘉與太和軍艦也編組執行，期間戰況慘烈，中權軍艦甚至遭到攻擊而沉沒，以致彈藥、油料嚴重損失，間接造成一江山易幟，當時中海軍艦也受到炮彈襲擊，所幸掉落在坦克艙煤堆的彈藥沒有爆炸，讓中海軍艦全身而退，這個現今已鮮少人提及的歷史，卻因為謝先生的努力收集下，重新被人所了解。

面對這艘戰功艦，海軍有其保存的責任，過去曾在退伍老兵的請命下，當時國防部長高廣祈答允與金門縣政府配合在金門打造博物館，雖然日後因不可抗力之因素，導致無法推行，不過已經將中海艦艦 32 項文物與影像保存，納入海軍軍史館典藏。

今年五月在各方的努力下，海軍已經暫緩與得標廠商簽約，對於高雄市政府提出以中海軍艦成立海事博物館，也提出將全力配合的決心，在今年六月底文資局召開的古物審議會議，由 14 位審議委員包含退役軍官、軍事史專家、二戰史學者，全部支持將中海軍艦指定為文化資產。其中 13 位同意指定為重要古物，甚至有一位認為應該指定為國寶。文資局也允諾可提相關保存計畫向文資局申請補助，可分階段保存，解除海軍對古物保存經費的疑慮。

全案在今年七月文資局官網公布「文化部 109 年度第 3 次文化部古物審議會議紀錄」終讓老兵們卸下了心中的大石，內容針對國防部海軍司令部保管「中海艦及相關文物」，明文指定中海軍艦為重要古物，古物名稱修正為「中海軍艦及相關文物」，讓中海軍艦透過法律的約束，正式保留下來，不僅是軍事迷與老兵的勝利，也是臺灣史上首艘被列為「重要古物」的軍艦，在中海十年的今年再添一筆歷史紀錄。

「這艘船就是用來講故事給年輕人聽，當年長輩努力過，後人都會記得。」這是謝先生與其他對這艘船有深厚感情的同仁的最終目的，今年是中海軍艦除役十周年的日子，有了政府的保證，相信中海軍艦的歷史將會流傳下去，未來她的命運會如何，他們也不知道，但會因為基於與這艘艦艇的情感，繼續奔走，為這艘船請命，讓這段歷史能有所本，讓未來的人可以知道過去曾有一群人，在這艘船上流血、流汗，共同為守護這片土地而付出著。